



融化在冰糕里的乡愁

□范廷伟

高温湿热的夏天,同事们经常会送我几支冰凉可口、味道独特的雪糕用以解暑。上了岁数以后,牙口不好,有些怕凉,虽然心里喜欢,却不得不节制了。

童年记忆里,第一次吃冰糕,还是在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之前的生产队时期。每年的麦收假期,有高年级的同学当小组长,带领同一个生产队的学生,趁早晨凉快,到各自的麦田里捡拾社员们割麦后遗落的麦穗,时兴的说法叫“虎口夺粮”和“颗粒归仓”。那时的小学生,大多都是十来岁的孩子,他们被自顾不暇的父母亲放任散养,个个皮糙肉厚,扛得住太阳暴晒,远没有现在的孩子们这样娇气金贵。同学们捡麦穗实在累了,就在组长的号令下,一起去地头的树下休息。麦田里亮光闪闪,空气中热气蒸腾,每个孩子的喉咙里都像要喷出一股股翻滚的红色火苗。

负责后勤保障的社员担来刚从井里提上来的甘冽清凉的井水,孩子们蹲在地上,扳倒水桶痛快“牛饮”。后来,不知道组长从哪里淘换来的小包“糖精”,放少许糖精粒到盛满鲜凉井水的水桶里,用树枝轻轻搅拌一下再喝,一股清甜从喉头瞬间便抵达了肺腑,一个成语“沁人心脾”用在这里,我认为再恰当不过了。

只要思想不滑坡,办法总比困难多。那时防中暑的招数,不外乎口含“仁丹丸”,痛饮“糖水”,温喝“绿豆汤”等种种。捡拾麦穗的孩子们常常“心不在焉”,嗓子眼即将冒烟之时,他们时不时抬头望望远处,看看有没有标着鲜红“冰糕”两字的商贩由远及近,再眼巴巴地看着队长是否会“开恩”买下几十只冰糕,让这些“小社员”打打牙祭过

瘾。每当队长善心大发,孩子们会念队长的“好”好多天。那时的冰糕,准确叫法该是“冰棍”,就是用糖水浇筑在冰棍模具里,简单冷凝而成的。冰棍拿在手中,显现着白色冰碴,散发着丝丝寒气,一下子就寒意顿生,暑气顿消了。冰棍含在嘴里,凉意一波波从舌下泛涌上来,浑身舒爽。

土地包产到户以后,家家生活条件好多了,想吃个冰糕不再是什么难事、愁事。村里有个叫“三九”的同学,据说三月初九生日,特别有经商头脑,小学没有毕业就走上了“弃农经商”之路。白天在邻近村庄的田间地头卖冰糕,傍晚在露天电影放映场卖放了糖精的大米花、棒子花,因为我还在邻村读初中,加之年代久远,对于他卖冰糕没有太多的记忆了,只是记得他的膨化大米花、棒子花等小食品,永远是喊着“贱卖”的,自始至终却是永远不变的价格。后来他彻底“跳出农门”,去了济南经商,大家对他的信息知之甚少,我与他大概有四十年没有见面了,他家里盖的楼房,闲置也该有三十多年了吧?

早些年间,卖冰糕的人有老有少,有男有女,但女青年卖冰糕者凤毛麟角。一位女同事曾经卖过冰糕,个别人常拿她以前“卖冰糕”说事,肆无忌惮开人家玩笑。按理说,无论何人从事何种职业,通过诚实劳动、守法经营获得合法收入都不丢人。就有这种口无遮拦、不懂得尊重他人者,随便起外号羞辱别人。三十年前,这位女同事的领导,大庭广众之下不直接喊人家名字,反而在她姓氏之后加了“冰糕”二字,结果女同事恼羞成怒,随手将手中的塑料纱管使劲朝他扔了过去,赶巧将他门牙敲了下

来。这件自取其辱,搬石头砸自己脚的故事,至今还是同事们茶余饭后的笑谈。

我的一位同事参加工作前卖过冰糕。他说冰棍是糖糖水制作的,发硬;雪糕是用奶粉加水制作的,发软。为了能多挣几个钱,他凌晨四点舍近求远地跑到章丘县的刁镇去批发。冰棍批发1.5分卖到1毛,雪糕批发5分卖到5毛,最远横跨邹平、济阳两县卖到商河县的南部乡镇。冰糕最好卖的时间就是麦收的十来天,最好卖的地方是麦地头、打麦场、学校门口,根据天气,每次得批发150—300支,每天能挣15—40元,晚上的事情就是数“钢蹦子”。六月里的天像小孩子的脸——说变就变。卖冰糕者,就像古代“卖炭翁”盼着天寒一样,他们则盼天热。毕竟老天不遂人愿,晴天人骑车,雨天人骑人,赶上一场瓢泼大雨,被淋成落汤鸡是常事,乡间土路上泥泞不堪,回家到半夜三更更是习以为常了。平时他们出门在外,修车工具都必须带全,方便随时修车。有了昔日的这些磨难与历练,我的这位同事知足感恩,干劲十足,竟然一路晋升到了企业中层。

小时候,我们称有奶粉味道的雪糕为“牛奶冰糕”。流动冰糕箱中的雪糕质量究竟如何,我们不得而知,让我品尝到真正正的“牛奶冰糕”,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参加工作以后。我所就职的这家企业是全国商业战线的一面红旗,全国供销社系统的龙头企业,职工福利待遇特别好,除了免费理发、洗澡票,最令人期待的则是分免费的冰糕票了。那些年,我们的“牛奶冰糕”是将优质奶粉用开水冲开,精心调配,自然冷却后再制作成型,雪糕概不对外,纯属职

工福利,自产自分。这些雪糕暄软、奶白、味正,口感细腻、柔滑,颇受职工喜爱,领取雪糕的职工经常排队。我认为,这才是质量可靠、货真价实的“雪糕”,而不是“冰糕”。许多职工还将这些雪糕当做礼物送与亲戚,孝敬老人呢。

后来,我的一双儿女出世,那时,我还在乡镇驻地上班,每当炎炎夏日,我和妻子经常从镇上的冷饮批发处成百支地批发雪糕,供孩子们尽情享用。孩子们牙口胃口都好,喜欢吃小布丁、冰淇淋等,我们年轻人晚上喝啤酒时,爱将步步高、老冰棍和啤酒混在一起,提鲜增凉。

近几年来,冷饮市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诸如香草脆皮雪糕、花生牛轧糖雪糕、优倍鲜奶冰糕、优牧牛奶小布丁、绿舌头冰淇淋等,名目繁多,林林总总;香草、草莓、巧克力、苦咖啡、原味牛乳等口味,我们闻所未闻。这些雪糕品种在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口感偏好的同时,彻底颠覆了我们早先的认知,尤其是伊利、蒙牛、光明、雀巢、和路雪等大品牌的加入,在保证奶源优质、工艺精湛、口味丰富、设计创新的前提下,二十、三十多元乃至组合装五、六十元的价格更是令人乍舌。小小的雪糕,映照时代的巨大变迁,社会的迅猛发展。

感怀忆旧的年龄,总让我们情不自禁地回望过去,感念过往。远方的一豆灯火,一直让我们心生暖意。或许这就是魂牵梦萦的一缕牵挂、一丝乡愁吧。那年那月,那人那事,晃悠悠我们就变老了,岁岁年年我们就流泪了。是啊,时光荏苒,谁说那不是一半怀念,一半沧桑呢。



鲁北往事